

正法念處經卷第五十九

競九

元魏婆羅門瞿曇般若流支譯

觀天品第六之三十八夜摩天之二十四

爾時菩薩鵝王名曰善時攝諸鵝衆以正念

心利益一切衆生之心觀諸鵝衆心受快樂

獨在一窟競九思惟念法如是善時鵝王受念法

樂爲他說法以爲悅樂復有餘鵝亦思念法

爾時天衆以歡喜心爲求樂故來向此處觀

此大池周徧可愛一切時樹華果具足天衆

觀之及天女衆歡喜歌舞遊戲受樂百倍增

長圍繞大池爾時菩薩鵝王見天衆已以成

就慧而說頌曰

智者不放逸 能斷於放逸 則昇智慧臺

得無上安隱 若斷於放逸 得勝寂滅道

入此廣大道 智慧到涅槃 放逸能障道

令心過相續 以是放逸故 破壞法橋梁

能壞於善念 失於解脫道 以是放逸故

將人至惡道 以放逸亂心 不覺時利益

不知語作法 不覺如死人 雖住於天身

如畜生無異 放逸癡所壞 或舞或歌笑

或生或退沒 當生已復滅 三界諸衆生

放逸故轉行 造作一切過 惡業之所縛

迷惑一切法 放逸怨所轉 以放逸所害

不知於內法 亦不知外法 不覺失其心

智者所輕笑 而天子行之 無羞無人罰

爲放逸所害 心樂於遊戲 亦常樂歌舞

於境界無厭 退失於天處 爲放逸所誑

於怖處而笑 猶如盲冥人 不知道非道

如是善時菩薩鵝王利益他故觀天衆已住

於第一可愛說法鳥衆之中說調伏偈而諸

天衆雖聞其說而不聽受歌舞戲笑受五欲樂繞池而住樂觀境界夜摩天中有三大士常爲放逸行天夜摩天衆而演說法何等爲三一者夜摩天王牟脩樓陀二者善時鵝王菩薩三者種種莊嚴孔雀王菩薩是三大士常爲利他而演說法或有令得聲聞菩提或有令得緣覺菩提如是大士超魔境界時魔波旬作如是念此諸大士空我境界欲捨我去人中沙門四天王中四大天王三十三天中憍尸迦夜摩天中牟脩樓陀善時菩薩種種莊嚴菩薩兜率陀天寂靜天王及其眷屬此等諸人雖住我境而不屬我六天及人我使能敗除化樂天雖我境界而有大力我不能亂我今當遣智慧大臣至夜摩天往亂其法作是念已即與大臣而共籌量汝當往詣

夜摩天王牟脩樓陀善時菩薩種種莊嚴菩薩所而敗壞之汝等三人善能言語善能變化有大勢力其三人者一名歡喜二名放逸三名欲迷汝去當至夜摩天王牟脩樓陀善時菩薩種種莊嚴菩薩所說法敗之時三大臣聞是語已即下往詣夜摩天衆至善時鵝王所到已見此鵝王威德勇健勝相無畏其聲調伏爲諸天衆說偈頌曰
此非放逸時 不應生歡喜 此二法生癡
死時有大力 喜烟放逸火 燒無量大衆
境界所迷惑 無目不覺知 能斷於相續
及以衆生行 爲境界所迷 不覺知利益
時三大臣聞是語已而說偈言
放逸最歡喜 一切樂緣轉 放逸故生愛
云何如是說

善時鵝王以偈答曰

無放逸歡喜 一切樂緣轉 放逸生苦惱

故說蓮華池

時魔大臣放逸復說偈言

樂及於境界 放逸諸天女 及以諸技術

為第一可愛

善時鵝王復以偈答

若法生放逸 一切皆是苦 能失諸善根

行於三惡道

爾時放逸復說偈言

或處於園林 若在蓮華池 或於重閣處

放逸故受樂

善時鵝王復以偈答

於山園林中 曠野寂靜處 無放逸寂靜

能斷於魔縛

放逸入地獄 或墮畜生中

復生於餓鬼 放逸癡心故

如是善時鵝王說是偈頌答放逸時牟脩樓

陀於金窟中遠離放逸而修禪定及餘天子

遠離放逸亦修禪定牟脩樓陀既知此事來

向大池無量百千天女圍繞徧滿虛空歌舞

作樂出眾妙音近於天王不放逸天不歌不

舞於答難時忽然而至爾時牟脩樓陀聞鵝

王說一切偈頌憶念知己魔王大臣名曰放

逸三人同侶我於餘天聞其至此一名放逸

二名歡喜三名欲迷於癡人所增長重惑我

當為此放逸大臣說十一法答難法門破此

魔眾爾時夜摩天王思惟此事與善時鵝王

共籌量已從空而下坐蓮華臺與無量放逸

行天而自圍繞說此十一種勝上答難法門

告諸天眾汝今諦聽放逸之過我從往昔曾

見無放逸天子名曰安隱爲我宣說令我得聞如此之法乃是迦葉如來之所演說汝今諦聽善思念之一切天衆說法鳥衆善時鵝王及魔王衆放逸大臣顛倒說者爲諸世間作無利益住魔伴黨一切諦聽十一問難勝上法門所謂十一白法斷於十一垢染之法欲求真實欲求涅槃欲離魔界畏生死縛住於寂靜阿蘭若處獨一無侶欲求實諦欲滅黑闇一心諦聽何等十一勝上法門斷十一法一者以調伏斷於憍慢二者正心不亂斷除二種破戒三者精進能滅懈怠四者白法能斷垢法五者白法能斷惡法六者以少欲斷於多欲七者以遠離住斷近親里八者以正語斷無義語九者正住斷於輕掉十者布施斷於貧窮十一者智慧斷於無知如是十

號九

五

一垢染之法縛人著於放逸樹枝欲離魔境應當斷滅畏生死者應斷放逸夫放逸者是生死本不放逸者是解脫因爾時迦葉如來欲令一切諸衆生等離生死故說如是法我昔從於先舊天子聞說此法如是天子亦從迦葉如來聞如此法爲我宣說次第傳聞我爲汝說以何等法調伏憍慢調伏之人一切衆生之所愛重住調伏故斷此憍慢麤惡之法憍慢有五何等爲五所謂若入聚落城邑或行道路其行速疾不慎威儀或行道路或行非道或抖擻衣或揚跋行正心之人見之生瞋云何此人行不順法爲醉爲狂是則名爲第一憍慢如是憍慢云何而斷應正直行不轉不顧直視一尋威儀齊整不抖擻衣不高舉足限齊四指不通有被衣袈裟齊等行

不掉臂此不放逸能斷放逸復有四種放逸
諸比丘比丘尼等應當斷離所謂說無益語
心不思念不知多少至施主家不喚突入亦
不彈指在上而坐說於無量無義之言而不
覺知於靜坐處發大音聲觀衆女人無緣而
瞋左右顧視不觀前後眷屬憍慢盜入他家
如是比丘一切世人皆悉不愛寂靜行者說
此比丘名爲憍慢在家出家皆亦如是如斯
等過云何斷除若於施主及以餘人說正法
語前後相應觀人而說觀心而說依時處說
不相違說軟語而說令易解說法相應說如
說如行不觀女人彈指而入知時出入亦知
其相不抖擻衣不掉臂行不作高睡不大音
聲美語說法待問而說不斷他語少言美語
以法語說是名毗尼斷於憍慢復次第二調

說九

六

伏能斷憍慢云何調伏所謂比丘及比丘尼
等入於他家若聞歌妓作樂戲笑遊戲之中
於他言笑不聽不樂不味不願不作多語不
說他惡不自嚴飾而至他家不數數入不常
乞求如是比丘入於他家若本施主若至異
家以此調伏而斷憍慢復次第三比丘至施
主家離說法語說世俗語說國土論說生天
論說於遊戲歌舞之論說於過去捺愛之事
近女人坐著雜色衣而入他家若比丘等如
是憍慢熾然增長何等毗尼能斷滅之所謂
若比丘比丘尼等入於他家說出家法說布
施論說持戒論讚智功德說於無常敗壞之
法說老說病說愛別離說自業作說死離別
說知足法說調柔法說苦說集說滅說道說
他進退說破戒過說厭離法說斷慳法色憍

慢人爲說色過爲說食過無常破壞說少壯過必歸老壞觀人深心相應而說如是比丘以調伏故破壞憍慢復次第四調伏斷除憍慢不數受於多請飲食若更有人貪著食味不知厭足喜至他家亦不親近隨其所得衣服飲食卧具醫藥若多若少知足受畜不念他樂亦不味著不生覺觀一心而行調伏而行正威儀行調伏比丘及比丘尼等調伏之法如是憍慢以調伏法而斷滅之一切憍慢放逸故生放逸爲本於諸功德皆無利益是故欲求涅槃應斷放逸如是夜摩天王牟脩樓陀善時鵝王爲魔王大臣名放逸等現前爲說往昔天子從迦葉如來三藐三佛陀次第傳聞爲魔衆說云何第二問答所謂於不持戒正念現前而斷滅之戒有二種世間出

世間略說心爲能持戒有多種略說二種一者性重戒二者離惡戒若破性重戒則非迦葉如來弟子性重戒者所謂殺生非梵行偷盜具滿三鉢梨沙繫或盜佛物或盜法物盜已食之心不悔過亦不還償覆藏不說如是比丘則非迦葉如來弟子腐爛敗壞不名法器但以妄語莊嚴衣服是名破於性重之戒以放逸故是故迦葉如來告諸比丘應離放逸如是夜摩天王爲善時鵝王菩薩說法鵝衆及魔王衆放逸臣等坐蓮華臺牟脩樓陀說如是法復次第二離惡略說九種何等爲九一者淨修一行二者常速悔過二者順行四者半行五者多行六者輕犯即悔七者說道盡行八者破壞行九者一切行是各九種離戒一切愚癡凡夫或沙門沙門等以放逸

故名不覺者名無智者惡不淨行云何一行
云何離惡輕慢惡見以放逸故毀破輕戒破
已復悔所謂掘地斷草是名一行若沙門沙
門等若放逸行毀破輕戒還復悔過如是沙
門破一行戒或一或二或三破輕戒已我還
悔過如是數作數悔是名捨離惡戒非敬重
法非離放逸心常散亂是名破戒悔過行云
何順行放逸增長輕心輕戒不勇猛學戒能
說能知破戒因緣知實不實於戒法中知破
重戒得大重罪堅持不犯若有難緣破於輕
戒不持不敬不重正法是名破戒悔過比丘
若沙門沙門等云何半行唯學戒法知重知
輕或持不持其心思念護餘戒衆如是攝心
行於半戒餘戒不行是名半行比丘行放逸
行放逸所使住放逸境不能速得涅槃云何

多行若比丘比丘尼或沙彌沙彌尼優婆塞
優婆夷具足持戒如是順法多行多持離戒
不缺不穿不虛雖堅固持不能盡護是名多
行若沙門沙門等云何輕犯速悔如是比丘
或放逸故或近惡友於戒慢緩速悔令淨或
畏地獄惡道之苦尋則悔過令心清淨於僧
前說我作不善心不覆藏悔已不作是名比
丘犯已隨悔云何比丘說道盡行若比丘比
丘尼等或於重戒中或破或緩或以放逸或
近惡友速向師悔或布薩時向衆僧說心不
覆藏衆僧示導得聞道故不復更作畏三惡
道不破不緩是則名爲善時鵝王說道盡行
云何破壞行盡形慢緩離於禪誦心不愛樂
遊天廟中爲求衣服飲食處處遊行施主之
家親近俗人爲其騁使以求安樂是名破壞

行如是比丘身壞命終墮於地獄善時云何
 一切行信一切法毗尼為他人說於輕戒中
 或不能持一戒二戒或以性故或無習故不
 能具持非不敬重作已悔過善時是名一切
 行其惡薄少若比丘比丘尼等少惡破戒一
 切皆由放逸過故如是夜摩天王住蓮華臺
 為善時鵝王說法鳥眾魔王大臣名放逸等
 說如是法爾時夜摩天王牟脩樓陀以偈頌
 曰
 為放逸所盲 飲於放逸毒 放逸之所縛
 將入於地獄 若人放逸行 世間所輕賤
 現得利益 命終入地獄 癡人於晝夜
 或住或道行 一切放逸者 不得一念樂
 以其放逸故 流行於欲界 輪轉五道中
 或從禪中退 若得世間定 生於無色處

輪轉於諸有 皆由放逸故 一切三界中
 為於愛網罟 放逸之所縛 癡人不覺知
 如是夜摩天王於往昔時從舊天子次第得
 聞迦葉佛經為善時鵝王說法鳥眾及魔王
 臣放逸等說於十一法中已說三法何等為
 三一者調伏斷於憍慢二者正心不亂斷除
 二種破戒一者性戒二者離戒若種善根親
 近善友破性重戒近善友故得脫生死何況
 離戒是故智者應當勤求近善知識三者捨
 離一法云何一法所謂懈怠捨離懈怠勤行
 精進若能精進則能滅於一切懈怠猶如放
 逸於一切法能作無益一切善法親近善友
 以為根本復次第四白法能斷垢法何等白
 法以勤精進斷於懈怠譬如光明滅一切闇
 以勤精進斷除懈怠亦復如是夫懈怠者害

一切法隨生懈怠轉轉增長能壞世間出世
間法現在未來不可稱說無量諸法懈怠之
人勢力薄弱人所輕賤亦復不能修理家業
貧窮下賤不能營作治生貿易耕田種殖及
以餘事悉不能作不能親近善友知識以懈
怠故人所輕賤皆共指笑不學智慧癡無所
知不知時處不知自力不知他力若依時節
應有所作現在未來一切應作皆不成就若
人精進則能斷除如是懈怠衆人所愛衆所
敬重初夜後夜心不疲倦雖睡易覺知時而
起知時而卧知時相應思惟而作堅固精進
精進爲伴以精進水澡懈怠垢一切所作離
垢成就有所作業或得衰惱精進不退不怯
不倦不間不息若作大事精進伴故則能成
就而不毀壞凡所造作不假他人識好惡人

疏九

十一

知自他力善人所讚衆人供養或王大臣之
所供養大富大力一切鬪諍無敢爲敵諸大
力人不能破壞善友爲伴知識增長多善友
故有大勢力多受安樂隨所行處若至異方
常得安隱若遊餘方善人親近隨所有人親
近其人致敬供養以禮待之離懈怠故得如
是等無量功德被大堅固精進之鎧離懈怠
垢能破魔軍能出生死一切善人之所愛敬
發勤精進爲同伴故復得出世間無漏無垢
得涅槃道初堅牢惡塵垢之處緩而難脫以
此家宅縛諸世間妻子眷屬姊妹兄弟奴婢
田宅財物倉庫大愛瀑河精進爲伴則能離
於生死怖畏捨家出家服三法衣精進爲伴
於家縛中勤精進故而得出離得無住道勤
修禪定習誦正法欲入涅槃而得解脫知時

所應發動精進如實知於身口出沒諦知自相如實知於陰界諸入生滅等相晝夜不息精進不懈親近善師以智方便發動精進習道盡過斷無始流轉生死之縛如是懈怠一切無利猶如闇冥一切衆生不利益事是堅固惡以精進故則能滅之其人如是隨所得道隨其所得發動精進則能散滅一切和合不樂煩惱染縛境界誑惑一切愚癡凡夫愛詐親善是色香味觸境界之中猶如惡賊劫善法財破壞善法能作一切無利益事不愛果報非愛財物惱亂一切愚癡凡夫能令迷亂是故應當捨離境界不應味著修解脫道令心清淨隨心清淨則能精進正念無疑以正修行破壞怨家復以精進爲伴侶故能斷貪欲瞋恚愚癡正觀察斷不受諸有殺怨家

號九

十二

已如闇浮提中觀於虛空淨無雲翳日月清淨光明顯耀其人清淨亦復如是如病得差如貧得財猶如盲人行大曠野失於正路得道得眼其人如是以持禁戒正修行故修行現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如是離於塵垢於一切縛而得解脫度於彼岸智慧勇猛離於塵垢一切皆由精進伴故是故發大精進能斷懈怠及以放逸生死諸縛爾時夜摩天王牟脩樓陀以迦葉佛偈而說頌曰

發於精進念	常樂獨靜處	得脫於惡業
智慧得涅槃	發精進爲伴	離於懈怠垢
得脫曠野怖	是人得常樂	懈怠及放逸
能障一切法	以此大過故	令衆生苦惱
若求現未樂	應離於懈怠	放逸懈怠人

如狗等無異

如是夜摩天王爲善時鵝王說法鳥衆魔王大臣放逸欲迷等說彼迦葉如來經典從昔天子傳聞而說復次第五白法能斷惡法何等惡法所謂樂入城邑聚落常習慣鬧不樂

號九

十三

住於阿蘭若處壞沙門法云何壞法如是比丘離於修禪及以讀誦或入聚落或入城邑處處樂住白衣之家或共男子或共女人多有言說若共女人言語談說能繫縛人失一切利益或生欲心何以故女人如火近之轉近若近女人漸令心亂以是義故比丘不應入於聚落城邑之中若共丈夫言語談說失於一切自利之事於無漏法心不清淨如是比丘自壞其法復次若有比丘樂入聚落及以城邑得多過咎得何等過以入他家令心

惱亂見白衣舍富樂飲食牀褥卧具心生貪著猶如食吐離阿蘭若遊於人間捨道入俗捨閑靜樂爲家所縛行貪瞋癡以是過故復墮地獄餓鬼畜生以何因緣得如是苦由其樂入城邑聚落是故比丘若欲得地應離此過云何捨離以住阿蘭若故能攝一切無住功德無住所攝第一安隱若有比丘獨住在於阿蘭若處諸根寂靜其心清淨意如鍊金第一寂靜善護諸根離於怖畏離於垢汙第一安隱得無漏樂六欲天中一切欲樂作善業故一天之樂可愛無等況復六天一切諸樂若得盡漏一念之樂無分譬喻一切思量筭數不能譬喻是故若求第一義樂應離慣鬧不入聚落以求禪定三昧正受常獨行於山谷巖窟阿蘭若處若草聚邊獨一而行求

無漏樂遠離知識親里眷屬當觀知識親里之樂無常無住是別離法非無住處濁垢惱亂無有自在多懷怖畏是故若有愚人智慧薄少捨第一義樂求有漏樂名相似樂其人則為遠離光明而求黑闇癡人退沒以其不知功德過相是故應當捨離聚落城邑之樂十四常獨住於阿蘭若處如是離於聚落城邑住林樹間得無住樂是名第五以白淨法斷於垢業若欲求樂欲離魔境以白淨法斷除垢法如是牟脩樓陀知說法鳥眾其心調善善時菩薩利益他心為說迦葉佛經從昔天子次第傳聞為魔王大臣放逸等說十一法中已說五法餘有六法今當次說汝集一心今正是時汝今已得離難具足若不說法若不聽法是大欺誑是故已得離難具足諸根具

足當為說法三種惡道地獄餓鬼畜生之中云何說法云何聽法畜生之中互相殘害餓鬼饑渴地獄苦逼云何聞法若人天中不放逸行則能聞法我離放逸汝善信心汝今諦聽當為汝說法難得聞離難具足亦復甚難復次第六垢濁欺誑云何垢法所謂多欲夫多欲者第一垢滌惡貪住處云何而滅當以知足則能滅之若多欲者在家出家不得安樂若在家出家其心多欲常於晝夜不得安樂若得物已心不寂靜所得財物不知厭足十五在家多欲未足為妨如出家人若出家多欲不名在家不名出家云何名為出家人也斷除憍慢嫉妬多欲以要言之若多欲者一切輕毀若有比丘意多所欲常希財物如是比丘於善法中心不清淨心不淨故諸根不淨

行亦不淨若以僣慢經行僧地乃至一步則
 入地獄何況卧具病瘦醫藥而無罪過純地
 獄行若破戒多欲而行惡法實非沙門自稱
 沙門猶如野干著師子皮如虛偽寶聲如蠶
 聲內空無物若多欲比丘自稱我是迦葉如
 來聲聞弟子迦葉如來法中出家多欲所燒
 過於大火多欲迷悶過毒入身多欲傷人過
 於衰老多欲利刀伐於善樹過於刀害多欲
 之患過於惡病多欲之心常求人便欲斷人
 命過於怨家求便害人定故當知此多欲過
 破壞二世應當捨此多欲垢穢晝夜思惟終
 不得樂爾時夜摩天王牟脩樓陀說迦葉如
 來所說偈言
 多欲如利刀 斬害愚癡人 捨之如刀劍
 殺害盲冥人 多欲大惡瘡 若生於心中

其人貪欲故 晝夜不得樂 欲火憶念薪
 愛風之所吹 猛火大熾然 焚燒衆生心
 以貪覆心故 令人心輕動 愛著財物故
 而喪其身命 若人於世間 造作諸惡業
 皆由貪慢故 智者如是說 若人心勇決
 能入大火中 皆由貪心故 自作無利益
 若刀惱亂苦 若種種鬪諍 皆由心因緣
 親近愚人故 當知此衰惱 皆由貪過故
 不應親近貪 智者如是說
 如是牟脩樓陀為善時鵝王說法鳥衆魔王
 大臣名放逸等說此大過云何斷除當以白
 法云何白法所謂少欲夫少欲者名曰一切
 安樂之法若人少欲常得安樂其人不畏王
 賊水火多欲之人愛財物故親近他家以求
 財物近於小人以求財物若人少欲則不至

競九

十六

於惡人門下不作妄語不作虛誑歌舞戲笑
不作綺語不作惡業不爲貪財欲火所燒見
他得樂不生憂惱不爲貪財近惡知識不生
疑慮若行道路不畏盜賊離於怨家人不求
便不畏罰戮在家之人若能如是則無所畏
離諸怖畏一切安隱何況出家遠離過畏離
在家法住林樹間若復來至在家人所多有
所求當知是人食吐無異於沙門中第一供
養所謂少欲少欲比丘知足清淨名稱普聞
唯受一食唯著糞掃衣唯獨無侶遊於山谷
巖窟草聚唯處塚間於食三分唯食其二若
乞食時遠避知識不近親里唯畜一鉢執持
錫杖隨得供養以智思惟捨之而去若行道
路前視一尋不左右顧眄捨離美味不食宿
飲於聚落中限至三宿於城邑中乃至七宿

疏九

十七

不坐寶飾莊校之座於本親里眷屬知識捨
之不往不念王者甘味美饍牀褥卧具不說
勝姓親近善友性行同類與同戒者言談語
論如是比丘離惡離濁少欲知足能斷魔縛
若有多欲破戒比丘而所著袈裟天及世間
無間大惡如病如賊知足比丘諸根不行色
聲香味觸境界之中住於露地則能利益一
切衆生攝持心意循於身法受心念處攝持
心意於生死中守護諸根以知足故名爲比
丘若有比丘欲行少欲不放逸故則能少欲
以放逸故則生多欲在家出家皆亦如是爾
時夜摩天王以偈頌曰
若不放逸者 則得解脫果 若其放逸者
則墮於地獄 放逸不放逸 此說其勝果
若日若闇冥 若解脫若縛 放逸不放逸

其義亦如是 少欲則安樂 多欲則苦惱
 如斯苦樂相 智者之所說 若多欲眾生
 其心常如火 少欲如涼池 澡浴離貪人
 如火得乾薪 燒之無猷足 多欲人貪財
 無猷亦如是 貪人於晝夜 常無有安樂
 以其多樂欲 愛箭射其心 過去無量王
 貪財無猷足 未來亦如是 一切皆磨滅
 是故智者說 少欲最為樂
 如是夜摩天王住蓮華臺為善時鵝王說法
 鳥眾魔王大臣名放逸等說迦葉如來第六
 經法

音釋

掉 徒弔切 抖擻 抖當口切 擻蘇口駟切 五部
也
 憤鬧 憤胡對切 心亂也 目巧彌箭切

正法念處經卷第五十九

經九

十八